

北史

十二

列傳第二十三

北史三十五

王慧龍

玄孫松年
五世孫劭



鄭羲

孫述祖
從曾孫道邕
譯孫叔儼
儼族孫偉

道邕子譯

王慧龍傳

玄孫松年
五世孫劭

王慧龍太原晉陽人晉尚書僕射愉之孫散騎常侍郎緝之子也幼聰慧愉以為諸孫之龍故名焉初宋武微時愉不為之禮及得志愉合家見誅慧龍年十四為沙門僧彬所匿因將過江津人見其行意忽忽疑為王氏子孫彬稱為受業者乃免既濟遂西上江陵依叔祖忱故吏荆州前中從事習辟強時刺史魏詠之卒辟強與江陵令羅脩前別駕劉期公土人王騰等謀舉兵推慧龍為盟主克日襲州城而宋武聞詠之卒亦懼江陵有變遣其弟道規為荊州眾遂不果羅脩等將慧龍又與僧彬北詣襄陽晉雍州刺史曾宗之資給慧龍送度江遂奔姚興自言也如此姚泓滅慧龍歸魏明元引見與言慧龍請効力南討言終俯而流涕天子為之動容謂曰朕方混一車書席卷吳會卿情計如此豈不能相資以眾乎然亦未之用後拜洛城鎮將鎮

王慧龍

金墉會明元崩太武初即位咸謂南人不宜委以師旅之任遂停前授初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既昏姻及見慧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卅齷鼻江東謂之齷王慧龍鼻漸大浩曰真貴種矣數向諸公稱其美司徒長孫嵩聞之不悅言於太武以其嗟服南人則有訕鄙國化之意太武怒召浩責之浩免冠陳謝得釋慧龍由是不調久之除樂安王範傅領并荆揚三州大中正慧龍抗表願得南垂自効崔浩固言之乃授南蠻校尉安南大將軍左長史及宋荆州刺史謝晦起兵江陵引慧龍爲援慧龍督司馬靈壽等一萬人拔其思陵戍進圍項城晦敗乃班師後宋將王玄謨寇滑臺詔假慧龍楚兵將軍與安頡等同討之相持五十餘日諸將以賊盛莫敢先慧龍設奇兵大破之太武賜以劍馬錢帛授龍驤將軍賜爵長社侯拜煇陽太守仍領長史在任十年農戰並脩大著聲績招攜邊遠歸附者萬餘家號爲善政其後宋將到彥之檀道濟頗頓淮潁大相侵掠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彥之與友人蕭斌書曰曾軌頑鈍馬楚

麤狂亡人之中唯王慧龍及韓延之可爲深憚
不意儒生懦夫乃令老子訝之宋文縱反間云
慧龍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寇入邊因執安
南大將軍司馬楚之以叛太武聞曰此必不然
是齊人忌樂毅耳乃賜慧龍爾書曰義隆畏將
軍如武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
介意也宋文計即不行復遣刺客呂玄伯購慧
龍首二百戶男絹一千匹玄伯爲反間來屏人
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刀玄伯叩
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左

右皆言義隆賊心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創將來
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方以仁
義爲干鹵又何憂乎刺客遂捨之時人服其寬
恕慧龍自以遭難流離常懷憂悴乃作祭伍子
胥文以寄意焉生一男一女遂絕房室布衣蔬
食不參吉事舉動必以禮太子少傅游雅言於
朝曰慧龍古之遺孝也撰帝王制度十八篇號
曰國典真君元年拜使持節寧南將軍武牢鎮
都副將未至鎮而卒臨沒謂功曹鄭曄曰吾羈
旅南人恩非舊結蒙聖朝殊特之慈得在疆場

效命誓願鞭屍吳市戮墳江陰不謂嬰此重疾
有心莫遂非唯仰愧國靈實亦俯慙后土脩短
命也夫復何言身歿後乞葬河內州縣之東鄉
依古墓而不墳足藏髮齒而已庶其魂而有知
猶希結草之報時制南人入國者皆葬桑乾擘
等申遺意詔許之贈安南將軍荊州刺史謚穆
侯吏人及將士共於墓所起佛寺圍慧龍及僧
彬像而讚之呂玄伯感全宥之恩留守墓側終
身不去子寶興襲爵寶興少事母至孝尚書盧
遐妻崔浩女也初寶興及遐妻俱孕浩謂曰汝

北齊書

等將來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爲親及昏浩
爲撰儀躬自監視謂諸客曰此家禮事宜盡其
美及浩被誅盧遐後妻寶興從母也緣坐沒官
寶興亦逃避未幾得出盧遐妻時官賜度斤鎮
高車滑骨寶興盡賣貨產自出塞贖之以歸州
辟中從事別駕舉秀才皆不就閉門不交人事
襲爵封長社侯龍驤將軍卒子瓊襲爵瓊字世
珍孝文賜名焉太和九年爲典寺令十六年降
侯爲伯帝納其長女爲嬪拜前將軍并州大中
正正始中爲光州刺史有受納響爲中尉王顯

所劾終得雪免神龜中除左將軍兗州刺史去
州歸京多年沈滯所居在司空劉騰宅西騰雖
勢傾朝野初不候之騰既權重吞并鄰宅增廣
舊居唯瓊終不肯與以此久見屈抑瓊女適范陽
盧道亮不聽歸其夫家女卒哀慟無已瓊仍葬
之別所冢不即塞常於壙內哭泣久之乃掩當
時深怪之加以聾疾每見道俗乞丐無已造次
見之令人笑愕道逢太保廣平王懷據鞍抗禮
自言馬瘦懷即以誕馬并乘具與之嘗詣尚書
令李崇騎馬至其黃閣見崇子世哲直問繼伯
在否崇趨出瓊乃下崇儉而好以紙帖衣領瓊
哂而掣去之崇小子青肫嘗盛服寵勢亦不足
恨領軍元義使奴遺瓊馬瓊并留奴王誦聞之
笑曰東海之風於茲墜矣孝昌三年除鎮東將
軍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時瓊子遵業爲黃門
郎故有此授卒贈征北將軍中書監并州刺史
自慧龍入國三卅一身至瓊始有四子長子遵
業風儀清秀涉歷經史位著作佐郎與司徒左
長史崔鴻同撰起居注遷右軍將軍兼散騎常
侍慰勞蠕蠕乃詣代京采拾遺文以補起居所

闕與崔光安豐王延明等參定服章及光爲孝
明講孝經遵業預講延業錄義竝應詔作釋奠
侍宴詩時人語曰英英濟濟王家兄弟轉司徒
左長史黃門郎監典儀注遵業有譽當時與中
書令陳郡袁翻尚書瑒邪王誦並領黃門郎號
曰三哲時政歸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爲小宰相
而遵業從容恬素若處立園嘗著穿角履好事
者多毀新履以學之以胡太后臨朝天下方亂
謀避地自求徐州太后曰王誦罷幽州始作黃
門卿何乃欲徐州也更待一二年當有好處分

遵業兄弟竝交游時俊乃爲當時所美及尒朱
榮入洛兄弟在父喪中以於莊帝有從姨兄弟
之親相率奉迎俱見害河陰議者惜其人才而
譏其躁競贈并州刺史著三晉記十卷

子松年少知名齊文襄臨并州辟爲主簿累遷
通直散騎常侍副李緯使梁使還歷位尚書郎
中魏收撰魏書成松年有謗言文宣怒禁止之
仍加杖罰歲餘得免除臨漳令遷司馬別駕本
州大中正孝昭擢拜給事黃門侍郎帝每賜坐
與論政事甚善之孝昭崩松年馳驛至鄴都宣

遺詔發言涕泗迄於宣罷容色無改辭吐諧韻
宣訖號慟自絕於地百官莫不感慟還晉陽兼
侍中護梓宮還鄴諸舊臣避形迹無敢盡哀唯
松年哭必流涕朝士咸恐武成雖忿松年戀舊
情切亦雅重之以本官加散騎常侍食高邑縣
幹參定律令前後大獄多委焉兼御史中丞發
晉陽之鄴在道遇疾卒贈吏部尚書并州刺史
謚曰平第二子劭最知名

劭字君懋少沈默好讀書仕齊累遷太子舍人
待詔文林館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嘗論古

大列傳三

事右以所遺忘討閱不能得問劭劭具論所出取
書驗之一無舛謬自是大爲時人所許稱其博
物後遷中書舍人齊滅入周不得調隋文帝受
禪授著作佐郎以母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
禁私撰史爲內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收
其書覽而悅之於是起爲員外散騎侍郎修起
居注劭以上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絕於
是上表請變火曰臣謹案周官四時變火以救
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
也在晉時有人以洛陽火度江者世世事之相

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
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今温酒及炙肉用石
炭木炭火竹火草火麻荻火氣味各不同以此
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
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
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内厨及東宮諸王食厨
不可不依古法上從之劭又言上有龍顏戴干
之表指示羣臣上大悅賜物數百段拜著作郎
上表言符命曰昔周保定二年歲在壬午五月
五日青州黃河變清十里鏡澈齊氏以為已瑞
改元年曰河清是月至尊以大興公始作隨州
刺史歷年二十隋果大興臣謹案易坤靈圖曰
聖人受命瑞必先見於河河者取濁未能清也
竊以靈貺休祥理無虛發河清啓聖實屬大隋
午為鷄火以明火德仲夏火王亦明火德月五
日五合天地數既得受命之辰允當先見之兆
開皇初邵州人楊令愨近河得青石圖一紫石
圖一比皆隱起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
州又得石圖剖為兩段有楊樹之形黃根青葉
汝水得神龜腹下有文曰天上揚興安邑掘地

得古鐵板文曰皇始天年齊揚鐵券王興同州
得石龜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以前之三石
不異龍圖何以用石石體久固義與上名符合
龜腹七字何以著龜龜亦久固兼是神靈之物
孔子歎河不出圖洛不出書今於大隋聖世圖
書屢出建德六年亳州大周村有龍鬪白者勝
黑者死大象元年夏熒陽汴水北有龍鬪初見
白氣屬天自東方歷陽武而來及至白龍也長
十許丈有黑龍乘雲而至雲雨相薄乍合乍離
自午至申白龍昇天黑龍墜地謹案龍君象也

前闕於亳州周村者蓋象至尊以龍鬪之歲為
亳州惣管遂代周有天下後闕於熒陽者熒字
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白龍從東方來歷陽武者
蓋象至尊將登帝位從東第入自崇陽門也西
北昇天者雷乾位天門坤靈圖曰聖人殺龍龍
不可得而殺皆感氣也又曰泰姓商名宮黃色
長八尺六十卅河龍以正月辰見白龍與五黑
龍鬪白龍陵故秦人有命謹案此言皆為大隋
而發也聖人殺龍者前後龍死是也姓商者皇
家於五姓為商也名宮者武元皇帝諱於五聲

爲宮黃色者隋色尚黃長八尺者武元皇帝身
長八尺河龍以正月辰見者泰正月卦龍見之
所於京師爲辰地白龍與黑龍鬪者亳州滎陽
龍鬪是也勝龍所以白者楊姓納音爲商至尊
又辛酉歲生位皆在西方西方白色也死龍所
以黑者周色黑所以稱五者周閔明武宣靖凡
五帝趙陳代越滕五王一時伏法亦當五數白
龍陵者陵猶勝也鄭玄說陵當爲除凡鬪能去
敵曰除臣以泰人有命者泰之爲言通也大也
明其人道通德大有天命也乾鑿度曰泰表戴
干鄭玄注云表者人形體之彰識也干盾也泰
人之表戴干臣伏見至尊有戴干之表益知泰
人之表不爽毫釐坤靈圖所云字字皆驗緯書
又稱漢四百年終如其言則知六十卅亦必然
矣昔宗周卜卅三十今則倍之稽覽圖曰太平
時陰陽和合風雨會同海內不偏地有阻險故
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惟平均乃
不鳴條故欲風於毫毫者陳留也謹案此言蓋
明至尊昔爲陳留公卅子亳州摠管遂受天命
海內均同不偏不黨以成太平之風化也在大

統十六年武元皇帝改封陳留公是時齊國有
祕記云天王陳留入并州齊主高洋爲是誅陳
留王彭樂其後武元皇帝果將兵入并州周武
帝時望氣者云亳州有天子氣於是殺亳州刺
史紇豆陵恭至尊代爲之又陳留老子祠有枯
柏卅傳云老子將度卅云待枯栢生東南枝迴
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栢從下生枝
東南上指夜有三童子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
枯樹東南枝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亳州
親至祠樹之下自是栢枝回抱其枯枝漸指西
北道教果行考校衆事太平主出於亳州陳留
之地皆如所言稽覽圖又云政道得則陰物變
爲陽物鄭玄注云葱變爲韭亦是謹案自六年
以來遠近山石多變爲玉石爲陰玉爲陽又左
衛園中葱皆變爲韭上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
未幾劭復上書曰易乾鑿度曰隨上六拘係之
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隨者二月卦陽德施
行蕃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
係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欲陰隨從之也易稽
覽圖坤六月有子女任政一年傳爲復五月貧

之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西北地動星墜陽衛
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趙地動北方三十日
千里馬數至謹案凡此易緯所言皆是大隋符
命隨者二月之卦明大隋以二月即皇帝位也
陽德施行者明楊氏之德教施行於天下也蕃
決難解者明當時蕃鄯皆通決險難皆解散也
萬物隨陽而出者明天地間萬物盡隨楊氏而
出見也上六欲九五拘係之者五爲王六爲宗
廟明宗廟神靈欲命登九五之位帝王拘人以
禮係人以義也拘人以禮係人以義此二句亦
是乾鑿度之言維持之者明能以綱維持正天
下也被陽化而欲陰隨從之者明諸陰類被服
楊氏之風化莫不隨從陰謂臣下也王用身于
西山者蓋明至尊常以歲二月幸西山仁壽宮
也凡四稱隨三稱陽欲美隨揚丁寧之至也坤
六月者坤位在未六月建未言至尊以六月生
也有子女任政者言樂平公主是皇帝子女而
爲周后任理內政也一年傳爲復者復是坤之
一卅卦陽氣初起言周宣帝崩後一年傳位與
楊氏也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貧之當爲真人

字之誤也言周宣帝以五月崩真人革命當在此時至尊謙讓而逆天意故踰年乃立昔為定州總管在京師東北本而言之故曰真人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者大起即大興城邑也西北地動星墜者蓋天意去周授隋故變動也陽衛者言楊氏得天衛助也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者此卦動而大亨作故至尊以十一月被授亳州總管將從中山而出也趙地動者中山為趙地以神人將去故變動也北方三十日者蓋至尊從北方將往亳州之時停留三十日也千

里馬者蓋至尊舊所乘騶駟馬也屯卦震下坎

上震於馬為作足坎於馬

美為

脊是故騶馬脊有

肉鞏行則先作弄四足也數至者言歷數至也

河圖帝通紀曰形瑞出變矩衡赤應隨叶靈皇

河圖皇參持曰皇辟出承元訖道無為安率被

遂矩戲作術開皇色握神曰投輔提象不絕立

皇後翼不格道終始德優劣帝任政河典出叶

輔嬉爛可述謹案凡此河圖所言亦是大隋符

命形瑞出變矩衡者矩法也衡北斗星名所謂

璿璣玉衡者也隋受命形兆之瑞始出天象

則爲之變動北斗主天之法度故曰矩衡易緯
伏戲矩衡神鄭玄注以爲法玉衡之神與此何
圖矩衡義同赤應隨者言赤帝降精感應而生
隋也故隋以火德爲赤帝天子叶靈皇者叶合
也言大隋德合上靈天皇大帝也又年號開皇
與靈寶經之開皇年相合故曰叶靈皇皇辟出
者皇大也辟君也大君出蓋謂至尊受命出爲
天子也承元訖者言承周天元終訖之運也道
無爲安率者安下脫一字言大道無爲安定天
下率從被遂矩戲作術者矩法也昔遂皇握機
矩伏戲作八卦之術言大隋被服彼二皇之法
術也遂皇機矩語見易緯開皇色者言開皇年
易服色也握神日者言握持羣神明照如日也
又開皇以來日漸長亦其義也投輔提者言投
授政事於輔佐使之提挈也象不絕者法象不
廢絕也立皇後翼不格者格至也言本立太子
以爲皇家後嗣而其輔翼之人不能至於善也
道終始德優劣者言前東宮道終而德劣今皇
太子道始而德優也帝任政河典出者言皇帝
親任政事而邵州河濱得石圖也叶輔嬉爛可

述者叶合也嬉興也言羣臣合心輔佐以興政
教爛然可紀述也所以於皇參持帝通紀二篇
大陳符命者明皇道帝德盡在於隋也上大悅
以劭至誠寵錫日隆時有人於黃鳳泉浴得二
白石頗有文理遂附其文以爲字復言有諸物
象而上奏曰其大玉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岳及
二麟雙鳳青龍朱雀騶虞玄武各當其方位又
有五行十日十二辰之名凡二十七字又有天
門地戶人門鬼門閉九字又有却非及二鳥其
鳥皆人面則抱朴子所謂千秋萬歲者也其小

玉亦有五岳却非虬犀之象二玉俱有仙人玉
女乘雲控鶴之象別有異狀諸神不可盡識蓋
是風伯雨師山精海若之類又有天皇大帝皇
帝及四帝坐鉤陳北斗三公天將軍土司空老
人天倉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官
諸字本無行伍皆往往偶對於大玉則有皇帝
姓名並臨南面與日字正鼎足復有老人星蓋
明南面象日而長壽也皇后二字在西上有月
形蓋明象月也於次玉則皇帝名與九千字次
比兩揚字與萬年字次比隋與吉字正並蓋明

長久吉慶也劭復廻互其字作詩二百八十篇
奏之上以爲誠賜帛千匹劭於是採人間歌謠
引圖書讖緯依約符命摺撫佛經撰爲皇隋靈
感誌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
朝集使洗手焚香閉目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
詠經涉旬朔徧而後罷上益喜賞賜優洽及文
獻皇后崩劭復上言佛經說人應生天上及上
品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
妓樂來迎之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槃伏惟大
行皇后聖德仁慈福善禎符備諸祕記皆云是
妙善菩薩臣謹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再
雨金銀之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二
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蒲
虛空至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即升遐與經文所
說事皆符驗臣又以愚意思之皇后遷化不在
仁壽大興宮者蓋避至尊常居正處也在永安
宮者象京師永安門平生所出入也后升遐後
二日苑內夜有鍾聲二百餘處此則生天之應
顯然也上覽之且悲且喜時蜀王秀以罪廢上
謂劭曰嗟乎吾有五子三子不才劭進曰自古

聖帝明王皆不能移不肖之子黃帝二十五子
同姓者二餘各異德堯十子舜九子皆不肖夏
有五觀周有三監上然其言後上夢欲上高山
而不能得崔彭捧腳李盛扶肘乃得上因謂彭
曰死生當與爾俱劭曰此夢大吉上高山者明
高崇大安永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彭老二
人扶持寔爲長壽之徵上聞之喜見容色其年
上崩未幾崔彭亦卒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帝不
忍誅劭上書曰臣聞黃帝滅炎蓋云母弟周公
誅管信亦天倫叔向戮叔魚仲左謂之遺直石

十一

廿七

碯殺石厚立明以爲大義此皆經籍明文帝王
常法今陛下置此逆賊度越前聖謹案賊諒毒
被生靈者也古者同德則同姓德不同則異姓
故黃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唯青
陽夷鼓與黃帝同爲姬姓諒旣自絕請改其氏
劭以此求媚帝依違不從後遷祕書少監卒於
官劭在著作將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
卷多錄口敕又採迂怪不經之語及委巷之言
以類相從爲其題目詞義繁雜無足稱者遂使
隋代文武名臣善惡之迹堙滅無聞初撰齊志

為編年體二十卷復為齊書紀傳二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聽大為有識嗤鄙然其指摘經史謬誤為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爰自志學暨于暮齒篤好經史遺略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忽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為僕從所噉劬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厨人厨人以情白劬劬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厨人方免咎辱其專固如此遵業第廣業性沈雅涉歷書傳位太尉祭酒遷屬卒於太中大夫贈徐州刺史子又有儀望以幹用見稱卒於南鉅鹿太守廣業第延業博學多聞頗有才藻位中書郎河陰之役遂亡骸骨又無子贈齊州刺史延業第季和位書侍御史并州太中正贈華州刺史

鄭義傳

孫述祖從曾孫道邕
譯孫叔嚴嚴族孫偉

道邕子譯

鄭義字幼麟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八世孫也曾祖諮慕容垂太常卿父曄不仕娶長樂潘氏生六子粗有志氣而義第六文學為優弱冠舉秀才尚書李孝伯以女妻之文成末拜中書博士天安初宋司州刺史常珍奇據汝南

來降獻文詔殿中尚書元石爲都將赴之遣義
參石軍事到上蔡珍奇率文武三百人來迎既
相見議欲頓軍汝北未即入城義謂石曰機事
尚速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奪
其管籥據有府庫雖出珍奇非意要以全制爲
勝石從義言遂策馬徑入其城城中尚有珍奇
親兵數百人在珍奇宅內石既克城意益憍怠
置酒嬉戲無警防之虞義勸嚴兵設備以待非
常其夜珍奇果使人燒府欲因救火作難以石
有備乃止明日義齎白武幡安慰郭邑衆心乃
定明年又引軍東討汝陰宋汝陰太守張超城
守不下石攻之不克議欲還軍長社待秋擊之
義曰今超驅市人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
已盡不降當走而欲棄還長社超必修城深塹
多積新穀將來恐難圖矣石不納遂旋師長社
至冬復往攻超超果設備無功而還歷年超死
揚文長代戍食盡城潰乃克之竟如義策淮北
平遷中書侍郎延興初陽武人田智度年十五
妖惑動衆擾亂京索以義河南人望爲州郡所
信遣乘傳慰喻義到宣示禍福衆皆散智度尋

見禽斬以功賜爵泰昌男孝文初兼負外散騎
常侍寧朔將軍陽武子使於宋中山王叡寵幸
當世並置王官義為其傅是後歷年不轉資產
亦乏因請假歸遂盤桓不返及李冲貴寵與義
昏姻乃就家徵為中書令文明太后為父燕宣
王立廟於長安初成以義兼太常卿假滎陽侯
具官屬詣長安拜廟建碑於廟門還以使功仍
賜侯爵出為西兗州刺史假南陽公義多所受
納政以賄成性又畱恠人有禮餉者不與杯酒
鬻肉而西門受羊酒東門沽賣之以李冲之親

法官不之糾也

鄭伯孫甄城令董騰別

法官不之糾也酸棗令鄭伯孫甄城令董騰別
駕賈懷德中從事申靈度並在任廉貞勤恤百
姓義皆申表稱薦時論多之文明太后為孝文
納其女為嬪徵為祕書監太和十六年卒尚書
奏謚曰宣詔曰蓋棺定謚先典成式激揚清濁
政道明範義雖宿有文業而政闕廉清尚書何
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
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長子懿
字景伯涉歷經史位太守中庶子襲爵滎陽伯
懿閑雅有政事才為孝文所器遇拜長兼給事

黃門侍郎司徒左長史宣武初以從弟思和同
咸陽王禧逆與弟通直常侍道昭俱坐總親出
禁拜太常少卿出爲齊州刺史懿好勸課善斷
決雖不清潔義然後取百姓猶思之卒贈兗州
刺史謚曰穆子恭業襲爵武定三年坐與房子
遠謀害齊神武伏誅懿弟道昭字僖伯少好學
綜覽羣言兼中書侍郎從征沔北孝文饗侍臣
於縣瓠方丈竹堂道昭與兄懿俱侍坐樂作酒
酣孝文歌曰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獨
未照彭城王勰續曰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
馳誠混內外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天門闢率
土來賓一正歷邢巒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歸
文德遠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
匝戴日依天清六合孝文又歌曰遵彼汝墳兮
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
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孝文謂道昭曰自
北還豫雖猥與諸才雋不廢詠綴未若今日遂
命邢巒摠集叙記當爾之年卿頻丁艱私每眷
文席常用慨然尋正除中書郎累遷國子祭酒
廣平王懷爲司州牧以道昭與宗正卿元匡爲

州都督道昭上表曰臣聞唐虞啓運以文德爲
本殷周創業以道藝爲先然則禮樂者爲國之
基不可斯須廢也伏惟大魏定鼎伊瀍惟新寶
歷九服感至德之和四垠懷擊壤之慶而蠢爾
閩吳阻化江湫先帝爰震武怒戎車不息而停
鑾駐蹕留心典墳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與吏
部尚書任城王臣澄等妙選英儒以崇學數澄
等依旨置四門博士四十人其國子博士太學
博士及國子助教宿已簡置伏尋先旨意在速
光但軍國多事未遑營立自爾迄今垂將一紀
學官彫落四術寢廢遂使碩儒耆德卷經而不
談俗學後生遺本而逐末進競之風寔由於此
矣伏惟陛下欽明文思玄鑒洞遠垂心經素優
柔墳籍屢發中旨躬營學館房宇旣修生徒未
立臣往年刪定律令謬預議筵謹依準前修尋
訪舊事參定學令事訖封呈請早救施行使選
授有依生徒可準詔褒美之而尚未允遂道昭
又表曰臣自往年以來頻請學令並置生員前
後累上未蒙一報當以臣識淺濫官無能有所
感悟者也館宇旣脩生房粗構博士見員足可

講習雖新令未班請依舊權置國子學生漸開
訓業使播教有章儒風不墜至若孔廟既成擇
奠告始揖讓之容請俟令出不報遷祕書監
陽邑中正出歷光青二州刺史復入爲祕書監
卒謚曰文恭道昭好爲詩賦凡數十篇其在二
州政務寬厚不任威刑爲吏人所愛子嚴祖頗
有風儀粗觀文史輕躁薄行不脩事業孝武時
御史中尉綦儁劾嚴祖與宋氏從姊姦通人士
咸恥言之而嚴祖聊無愧色孝靜初除驃騎將
軍左光祿大夫鴻臚卿出爲北豫州刺史還除
鴻臚卿卒贈司空公庶子仲禮少輕險有膂力
齊神武嬖寵其姊火車以親戚被昭擢爲帳內
都督掌神武弓矢出入隨從與任胄俱好酒不
憂公事神武責之胄懼潛通西魏爲人糾告懼
遂謀逆事發火車欲乞哀神武避不見賴武明
皇后及文襄爭爲言故仲禮死而不及其家嚴
祖更無子弟敬祖以子紹元嗣紹元小字安都
位太尉諮議趙郡太守卒子子翻字靈雀少有
器識學涉好文章齊武平末位司徒記室參軍
尋遇齊亡歷周隋遂不仕隱居滎陽三窟山傲

誕不自羈束或有所之造乘驢衣鞵破弊而往
遠近欽其高名皆謂有異狀觀者如堵及見形
乃短陋不副所聞然風神俊發無貴賤並敬服
之約言揚素聞其名因使過滎陽迎與相見言
談彌日深加禮重及歸言之朝廷累徵不至終
於家子翻二弟子騰天壽俱仕隋子騰位蔣州
司馬天壽開府參軍並以雅素稱嚴祖弟敬祖
起家著作郎鄭儼之敗也爲鄉人所害子元禮
子文規少好學愛文藻有名望齊文襄引爲館
客歷兼中書舍人南主客郎中太尉諮議參軍
長廣樂陵二郡守待詔文林館太子中舍人崔
昂後妻元禮姊也魏收又昂之妹夫昂嘗持元
禮數篇詩示盧思道乃曰看元禮比來詩詠亦
曾不減魏收思道荅云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且
知妹夫踈於婦弟元禮大象中卒於始州別駕
敬祖弟述祖字恭文少聰敏好屬文有風檢爲
先達所稱譽歷位司徒左長史尚書侍中太常
卿丞相右長史齊天保中歷太子少保左光祿
大夫儀同三司兗州刺史時穆子容爲巡首使
歎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

志今於鄭兗州見之矣遷光州刺史初述祖父
為兗州於鄭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為記述祖
時年九歲及為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名
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
悲動羣寮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負吾君
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內無盜百姓
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
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
而寫得當時以為絕妙所在好為山池松竹交
植盛餽饌以待賓客將迎不倦少時在鄉單馬

北列傳

出行忽有騎者數百見述祖皆下馬曰公在此
行列而拜述祖顧問從人皆不見心甚異之未
幾被徵終歷顯位及病篤乃自言之且曰吾老
矣一生富貴足矣以清白之名遺子孫死無所
恨前後行瀛殷冀滄趙定六州事正除懷兗光
三州刺史又重行殷懷趙三州刺史所在皆有
惠政天統元年卒年八十一贈開府中書監北
豫州刺史謚曰平簡公述祖女為趙郡王叡妃
述祖常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薨後王更娶
鄭道蔭女王坐受道蔭拜王命坐乃敢坐王謂

道蔭曰鄭尚書風德如此又貴重宿舊君不得
並之述祖子元德多藝術官琅邪太守述祖弟
遵祖祕書郎贈光州刺史遵祖弟順祖卒於太
常丞自靈太后豫政淫風稍行及元義擅權公
爲奸穢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亂雜法官不加糾
正昏官無貶於時有識咸以歎息矣義長兄白
麟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連山並恃豪門多
行無禮鄉黨之內疾之若讎小白位中書博士
子胤伯有當世器幹李文納其女爲嬪位東徐
州刺史卒於鴻盧少卿謚曰簡子希雋未官而
卒子道育武定中開封太守希雋弟幼儒好學
脩謹丞相高陽王雍以女妻之位司州別駕有
當官稱卒贈散騎常侍兗州刺史謚曰肅幼儒
亡後妻淫蕩兇悖肆行無禮幼儒時望甚優其
從兄伯猷每謂所親曰從弟人才足爲令德不
幸得如此婦今死復重死可爲悲歎幼儒子敬
道敬德俱仕西魏敬道位巴開新三州刺史敬
道子正則仕周復州刺史胤伯弟平城廣陵王
羽納其女爲妃位東平原太守性猜狂使酒爲
政貪殘卒贈南青州刺史長子伯猷博學有文

才早知名舉司州秀才歷太學博士領殿中御史與當時名勝咸申遊款明帝釋奠詔伯猷錄義後爲尚書外兵郎中典起居注以軍功賜爵陽武子節閔帝初以舅氏超授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轉護軍將軍賜爵武城子元象初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梁前後使人梁武令其侯王於馬射之日宴對申禮伯猷之行梁武令其領軍將軍臧盾與之接議者以此貶之使還除南青州刺史在官貪恣妻妾豐王元延明女專爲聚斂貨賄公行潤及親戚戶口

逃散邑落空虛乃誣陷良善云欲反叛籍其資財盡以入已誅其丈夫婦女配沒百姓冤苦聲聞四方爲御史糾劾死罪數十條遇赦免因以頓廢齊文襄作相每誠厲朝士常以伯猷及崔叔仁爲喻武定七年除太常卿卒贈驃騎大將軍中書監兗州刺史子蘊太子舍人陽夏太守伯猷弟仲衡武定中儀同開府中郎仲衡弟輯之司徒諮議齊大寧中以軍功賜爵成臯男位金紫光祿大夫東濟北太守肥城戍主卒贈度支尚書北豫州刺史輯之弟懷孝司徒諮議齊

大寧中仁州刺史洞林子敬叔滎陽邑中正濮陽太守坐貪穢除名子籍字承宗徐州平東府長史籍弟瓊字祖珍有強幹稱位范陽太守頗有聲卒孝昌中弟儼寵要重贈青州刺史瓊兄弟雍睦其諸娣姒亦咸相親愛閨門之內有無相通爲時人所稱美子道邕

道邕字孝穆幼謹厚以清約自居年未弱冠涉歷經史父叔四人並早歿昆季之中道邕居長撫訓諸弟有如同生閨庭之中怡怡如也魏孝昌初解褐大尉行參軍累以戰功進至左光祿

大夫太師咸陽王長史及孝武西遷從入關除司徒左長史領臨洮王友賜爵永寧縣侯大統中行岐州刺史在任未幾有能名王熙時爲雍州刺史欽其善政貽書盛相稱述先是所部百姓久遭離亂逃散殆盡道邕下車之日戶止三千留情綏撫遠近咸至數年之內有四萬家歲考績爲天下最周文帝賜書歎美之徵拜京兆尹及梁岳陽王蕭詧稱藩乃假道邕散騎常侍持節拜詧爲梁王使還稱旨進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時周文東討除大丞相府右長史封金

鄉縣男軍次潼關命道邕與左長史孫儉司馬
揚寬尚書蘇亮諮議劉孟良等分掌衆務仍令
道邕引接關東歸附人士并品藻才行而任用
之撫納銓叙咸得其宜後拜中書令賜姓宇文
氏尋以疾免周孝閔帝踐阼加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子歷御伯中大夫御正宜
華虞陝四州刺史頻歷數州皆有政績入爲少
司空卒贈本官加鄭梁北豫三州刺史謚曰貞
子詡嗣歷位納言爲聘陳使後至開府儀同大
將軍邵州刺史詡弟譯於隋文帝有翊贊功開
皇初又追贈道邕大將軍徐充等六州刺史改
謚曰文

譯字正義幼聰敏涉獵羣書工騎射尤善音樂
有名於世譯從祖文寬尚周文帝元后妹魏平
陽公主無子周文命譯後之由是譯少爲周文
所親恒令與諸子遊集年十餘歲嘗詣府司錄
李長宗長宗於衆中戲之譯斂容謂曰明公位
望不輕瞻仰斯屬輒相翫狎無乃喪德也長宗
甚異之文寬後誕二子譯復歸本生周明帝時
詔令事輔城公是爲武帝及帝即位爲左侍上

士與儀同劉昉恒侍帝側譯時喪妻帝令譯尚
梁安固公主及帝親揔萬機以爲御正下大夫
頗被顧遇東宮建轉太子宫尹下大夫特被太
子親待時太子多失德內史中大夫烏丸軌每
勸帝廢太子立秦王由是太子恒不自安建德
二年爲聘齊使副後詔太子西征吐谷渾太子
陰謂譯曰秦王上愛子也烏丸軌上信臣也今
吾此行得無扶蘇之事乎譯曰願殿下勉著仁
孝無失子道而已太子然之旣破賊譯以功最
賜爵開國子後坐褻狎皇太子烏丸軌宇文孝

北列傳

卷之

伯等以聞帝大怒除譯名宮臣親幸者咸被譴
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因曰殿下何時可得據
天下太子悅而益昵之例復官仍拜吏部下大
夫及武帝崩宣帝嗣位超拜開府儀同大將軍
內史中大夫封歸昌縣公旣以恩舊任遇甚重
委以朝政遷內史上大夫進封沛國公上大
之官自譯始也以其子善願爲歸昌公元琮爲
永安縣男又監國史譯頗專權時帝幸東京譯
擅取官材自營私第坐除名劉昉數言於帝帝
復召之顧待如初詔領內史事初隋文帝與譯

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隋文相表有竒傾心相
結至是隋文爲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
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
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
忘也譯即言之時將遣譯南征譯曰若定江東
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隋公行且爲壽
陽摠管以督軍事帝從之乃下詔以隋文爲揚
州摠管譯發兵俱會壽陽以伐陳行有日矣帝
不念譯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隋文入受
顧託既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隋文節度時
御正中大夫顏之儀與官者謀引大將軍宇文
仲輔政仲已至御坐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
劉昉皇甫績柳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
遂巡欲出隋文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爲內
史上大夫明日隋文爲丞相拜譯柱國府長史
行內史上大夫事及隋文爲大冢宰摠百揆以
譯兼領天官都府司會摠六府事出入卧內言
無不從賞賜玉帛不可勝計每出入以甲士從
拜其子元璿爲儀同時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
等作亂隋文逾加親禮進上柱國恕以十死譯

性輕險不親職務而賦貨狼籍隋文陰踈之然以其有定冊功不忍廢放陰敕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獨坐聽事無所關預懼頓首求解職隋文寬喻之接以恩禮及帝受禪譯以上柱國歸第賞賜豐厚進子元璿成皐郡公元珣永安男追贈其父及亡兄二人並爲刺史譯自以被踈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譯厭蠱左道帝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譯又與母別居爲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云譯嘉謀良策寂爾無聞鬻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留之於

世在人爲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爲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孰讀仍遣與母共居未幾詔譯參撰律令復授開府隆州刺史請還療疾有詔徵之見於醴泉宮賜宴甚歡因謂譯曰貶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顧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生共死間關危難興言念此何日忘之譯因奉觴上壽帝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頴戲謂譯曰筆乾荅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未幾詔譯參議樂事譯以周

代七聲廢缺自大隋受命禮樂宜新更脩七始之義名曰樂府聲調凡八篇奏之帝嘉美焉俄拜歧州刺史歲餘復奉詔定樂於太常帝勞譯曰律令則公定之音樂則公正之禮樂律令公居其三良足美也尋還歧州開皇十一年卒年五十二謚曰達子元璿嗣煬帝初立五等悉除以譯佐命元功詔追改封譯莘公以元璿襲元璿歷位右光祿大夫右衛將軍大業末爲文城太守以城歸國瓊弟儼儼字季然容貌壯麗初爲司徒胡國珍行參軍因爲靈太后所幸時人未知之後太后廢蕭寶夔西征以儼爲友及太后反政儼請使還朝復見寵待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領嘗食典御晝夜禁中寵愛尤甚儼每休沐太后常遣闈童隋侍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與徐紇俱爲舍人儼以紇有智數仗爲謀主紇以儼寵幸旣盛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傾內外城陽王徽亦與之合當時政令歸於儼等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舍人常侍如故明帝崩事出倉卒天下咸言儼計尔朱榮舉兵向洛陽以儼紇爲辭榮逼京師儼走歸鄉里儼從兄

仲明欲據郡起衆尋爲其部下所殺與仲明俱
傳首洛陽子文寬從武帝入關西敬叔弟子恭
燕郡太守孝昌中因儼勢除衛尉少卿遷衛將
軍左光祿大夫卒後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貞叔
夜子伯夏位東萊太守卒贈青州刺史伯夏弟
謹字仲恭琅邪太守連山性嚴暴搃撻僮僕酷
過人理父子一時爲奴所害斷首投馬槽下乘
馬北逃其第二子思明驍勇善騎射被髮率村
義馳追之及河奴乘馬投水思明止將從自射
之一發而中落馬墮流禽至家鬻殺之思明弟
思和並以武力自效思明位直閣將軍坐穿思
和同元禧逆徙邊會赦免卒後贈濟州刺史子
先護少有武幹莊帝居藩也先護得自結託及
尒朱榮稱兵向洛靈太后令先護與鄭季明等
守河梁先護聞莊帝即位於河北遂開門納榮
以功封平昌縣侯廣州刺史元顥入洛莊帝北
巡先護據州起義兵不受命莊帝還京進爵郡
公歷東雍豫二州刺史兼尚書右僕射及尒朱
榮死徐州刺史尒朱仲遠擁兵向洛詔先護與
都督賀拔勝行臺楊昱同討之聞京師不守

護部衆逃散因奔梁尋歸爲仲遠所害孝武初
贈使持節都督四州刺史子偉偉字子直少倜
儻有大志每以功名自許善騎射膽力過人介
朱氏滅後自梁歸魏及武帝西遷偉亦歸鄉里
不求仕進大統三年河內公獨孤信旣復洛陽
偉乃與宗人榮業糾合州里舉兵於陳留信宿
閭衆有萬人遂拔梁州禽東魏刺史鹿永及鎮
城守將令狐德并獲陳留郡守趙季和乃率衆
西附因是梁陳間相次降欵偉馳入關西周
帝與語歎美之拜比徐州刺史

戰河橋及解玉璧圍偉常先鋒陷陣侯景歸
周文命偉率所部應接及景叛偉亦全軍而還
除滎陽郡守進爵襄城郡公侍中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魏恭帝二年進位大將軍江陵
防主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偉性麤獷不遵法度
睚眦之間便行殺戮朝廷以其有立義之效每
優容之及在江陵乃專戮副防主杞賓王坐除
名保定元年詔復官爵天和六年爲華州刺史
偉前後莅職皆以威猛爲政吏人莫敢犯禁盜
賊亦爲之休止雖非仁政然頗以此見稱卒於

於州贈本官加少傅都督司州刺史謚曰肅偉
性吃少時嘗逐鹿於野失之遇牧豎問焉牧豎
荅之其言亦吃偉怒謂其效已遂射殺之其忍
暴如此子大士嗣述祖族子雖有識尚操行清
整仕至膠州刺史初齊文宣為皇太子納其女
為良娣雖時為尚書郎趙郡李祖昇兄弟微相
敬憚楊愔奏授雖趙郡太守祖昇兄弟具服至
雞門投刺拜謁文宣聞之喜笑曰足得殺李家
兒矣

論曰王慧龍拔難自歸間關夷嶮撫人督衆見
憚嚴敵世珍寔有令子克播家聲松年之送終
戀舊有古人風矣劭爰自幼童訖于白首好學
不倦究極羣書摺紳洽聞之士無不推其博物
雅好著述久在史官既撰齊書兼脩隋典好詭
怪之說尚委曲之談文詞鄙穢體統煩雜直愧
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足觀采經營符瑞雜
以妖訛為河朔清流而乾沒榮利得不以道而
頽其家聲惜矣鄭羲機識明悟為時所許懿兄
弟風尚俱有可觀故能竝當榮遇共濟其美述
祖德業足嗣家聲嚴祖仲禮大虧門素幼儒令

問從年伯猷以賄敗德道邕撫寧離散仁惠克
舉譯實受顧託適足爲敗及帝遷明德義非簡
在鹽梅之寄固有攸歸言追昔款內懷舛望恥
居吳耿之末羞與絳灌爲伍事君盡禮旣闕於
夙心不愛其親遽彰於物議格之名教君子所
深尤也儼名編恩倖取辱前載偉翻然豹變蓋
知機之士乎

列傳第二十四

北史三十六

薛辯五世孫端端子曾端從子濬端從祖弟湖湖子聰聰子孝通通子道衡聰弟善善弟慎

薛寘

薛澄

薛辯傳

五世孫端湖子聰

端子曾聰子孝通

端從子濬通子道衡

端從祖弟湖聰弟善

善弟慎

薛辯字允白河東汾陰人也曾祖興晉尚書右僕射冀州刺史安邑公謚曰莊祖濤襲爵位梁州刺史謚曰忠惠京都傾覆皆以義烈著聞父強字威明幼有大志懷軍國籌略與北海王猛司女及桓温入胃以巾褐謁之温曰

江東無卿比也秦國定多奇士如生輩尚有幾人吾欲與之俱南猛曰公求可與撥亂濟時者友人薛威明其人也温曰聞之久矣方致朝命強聞之自商山來謁與猛皆署軍謀祭酒強察温有大志而無成功乃勸猛止俄而温敗及符堅立猛見委任其平陽公融為書將以車馬聘強猛以為不可屈乃止及堅如河東伐張平自與數百騎馳至強壘下求與相見強使主簿責之因慷慨宣言曰此城終無生降之臣但有死節之將耳堅諸將請攻之堅曰須吾平晉自當面縛捨之以勸事君者後

堅伐晉軍敗強遂總宗室強兵威振河輔破慕容永於陳川姚興聞而憚之遣使重加禮命徵拜右光祿大夫七兵尚書封馮翊郡公轉左戶尚書年九十八卒贈輔國大將軍司徒公謚曰宣辯幼而雋爽倣儻多大略由是豪傑多歸慕之強卒復襲統其營仕姚興歷太子中庶子河北太守辯知姚氏運衰遂棄歸家保鄉邑及晉將劉裕平姚泓即署相國掾尋除平陽太守委以北道鎮捍及長安失守辯遂歸魏仍立功於河際位平西將軍東雍州刺史賜爵汾陰侯其年詣闕明元深加器重明年方得旋鎮帝謂之曰朕委卿西蕃志在關右卿宜克終良筭與朕爲長安主人辯旣還任務農教戰恒以數千之衆摧抗赫連氏帝甚褒獎之又除并州刺史徵授大羽真太常七年卒於官帝以所圖未遂深悼惜之贈并雍二州刺史子謹字法順容貌魁偉高才博學隨劉裕度江位府記室參軍辯將歸魏密報謹謹遂亦來奔授河東太守後襲爵汾陰侯始光三年與宜都王奚斤共討赫連昌禽其東平公乙兜剋蒲坂遂以新舊百姓并爲

一郡除平西將軍復爲太守神麇三年除使持節秦州刺史山胡白龍憑險作逆太武詔南陽公奚眷與謹旻爲都將討平之封涪陵郡公太延初征吐沒骨平之謹自郡遷州威恩兼被風化大行時兵荒之後儒雅道息謹命立庠序教以詩書三農之暇悉令受業躬巡邑里親加考試河汾之地儒道更興真君元年徵掖內都坐大官輔政深見賞重每訪以政道車駕臨幸者前後數四後從駕北討與中山王辰等後期見殺尋贈鎮西將軍秦雍二州刺史謚曰元公長

北傳二十四

三

子初古拔一曰車轂技本名洪祚太武賜名焉沈毅有器識弱冠司徒崔浩見而奇之真君中蓋吳擾動關右薛永宗屯據河側太武親討之詔拔糾合宗鄉壁於河際斷二寇往來之路事平除中散賜爵永康侯太武南討以拔爲都將從駕臨江而還又共陸真討反氏仇儻檀強免生平之皇興三年除散騎常侍尚文成女西河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其年拔族叔徐州刺史安都據城歸順敕拔詣彭城勞迎除南豫州刺史延興二年除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進爵平陽

公三年拔與南兖州刺史游明根南平太守許
含等以善政徵詣京師獻文親自勞勉復令還
州太和六年改爵河東公卒贈左光祿大夫謚
曰康長子胤字寧宗少有父風弱冠拜中散襲
爵鎮西大將軍河東公除懸瓠鎮將尋授持節
義陽道都將後除立忠將軍河北太守郡帶山
河俗多盜賊有韓馬兩姓各二千餘家恃強憑
險最爲狡害劫掠道路侵暴鄉閭亂至郡即收
其姦魁二十餘人一時戮之於是羣盜懾氣郡
中清肅卒於郡謚曰敬子裔字豫孫襲爵性豪
爽盛營園宅賓客聲伎以恣嬉遊卒於洛州刺
史子孝紳襲爵位太中大夫孝紳立行儉薄坐
事爲河南尹元世雋所劾死後贈華州刺史拔
弟洪隆字菩提河東太守長子麟駒好讀書舉
秀才除中書博士齊使至詔麟駒兼主客郎以
接之卒贈河東太守謚曰宣始拔尚西河主有
賜田在馮翊麟駒徙居之遂家於馮翊之夏陽
長子慶之字慶集頗有學業閑解几案位廷尉
丞廷尉寺鄰北城曾夏日寺傍得一狐慶之與廷
尉正博陵崔纂或以城狐狡害宜速殺之或以

長育之月宜待秋分二卿裴延雋袁翻互有同
異雖曰戲謔詞義可觀事傳於世後兼左丞為
并肆行臺賜爵龍丘子行滄州刺史為葛榮攻
圍城陷尋患卒贈華州刺史慶之弟英集性通
率隨舅李崇在揚州以軍功累至書侍御史通
直散騎常侍卒英集子端

端字仁直本名沙陁有志操遭父憂居喪合禮
與弟裕勵精篤學不交人事年十七司空高乾
邕辟為參軍賜爵平陰男端以天下擾亂遂棄
官歸鄉里魏孝武西遷周文令大都督薛崇禮

十七卷二十四

五

據龍門引端同行崇禮尋失守降東魏東魏遣
行臺薛脩義督乙干貴西度據楊氏壁與宗親
及家僮等先在壁中脩義乃令其兵逼端等東
度方欲濟河會日暮端密與宗室及家僮等叛
之脩義亦遣騎追端且戰且馳遂入石城柵得
免柵中先有百家端與并力固守貴等數來慰
喻知端無降意遂拔還河東東魏又遣其將賀
蘭懿南汾州刺史薛琰達守楊氏壁端率其屬
并招喻村人多設奇兵以臨之懿等疑有大軍
便東遁赴船溺死者數千人端收其器械復還

揚氏壁周文遣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鎮之降書
勞問徵端赴闕以為大丞相府戶曹參軍從禽
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竝有功進爵為伯後改封
交城縣伯累遷吏部郎中端性強直每有奏請
不避權貴周文嘉之故賜名端欲令名質相副
自居選曹先盡賢能雖貴游子弟才劣行薄者
未嘗升擢之每啓周文云設官分職本康時務
苟非其人不如曠職周文深然之大統十六年
軍東討柱國李弼為別道元帥妙簡英寮數日
不定周文謂弼曰為公思得一長史無過薛端

北傳三

六

弼對曰真才也乃遣之轉尚書右丞仍掌選事
梁主蕭察曾獻馬瑄鍾周文帝執之顧丞郎曰
能擲樗蒲頭得盧者便與鍾已經數人不得頃
至端乃執樗蒲頭而言曰非為此鍾可貴但思
露其誠耳便擲之五子皆黑文帝大悅即以賜
之魏帝廢近臣有勸文帝踐極文帝召端告之
端以為三方未一遽正名號示天下以不廣請
待龕翦僭偽然後俯順樂推文帝撫端背曰成
我者卿也卿心既與我同身豈與我異遂脫所
著冠帶袍袴竝以賜之進授吏部尚書賜姓字

文氏端久處選曹雅有人倫之鑒其所擢用咸得其才六官建拜軍司馬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侯周孝閔帝踐祚再遷戶部中大夫進爵爲公晉公護將廢帝召羣臣議之端頗具同異護不悅出爲蔡州刺史爲政寬惠人吏愛之轉基州刺史基州地接梁陳事藉鎮撫總管史寧遣司馬梁榮催令赴任蔡州父老訴榮請留端者千餘人至基州未幾卒遺誠薄葬府州贈遺勿有所受贈本官加大將軍進封文城郡公謚曰質子曹嗣

曹字紹玄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常歎訓注者不會聖人深旨輒以意辯之諸儒莫不稱善性慷慨志立功名周明帝時襲爵文城郡公累遷上儀同尋拜司金大夫後加開府隋文帝受禪三遷爲兗州刺史到官繫囚數百曹剖斷旬日便了因囿空虛有陳州人向道力僞作高平郡守將之官曹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詣郡旣而悔之即遣主簿追道力有部人徐俱羅嘗任海陵郡守先是已爲道力僞代之比至以蒲公私不悟俱羅遂

語君馥曰向道力經鼎代爲郡使君豈容疑之
君馥以俱羅所陳又固請曹曹呵君馥乃止遂
收之道力懼而引僞其發姦擿伏皆此類也時
人謂爲神明先是兗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
流汎濫大澤中曹遂積石堰之決令西注陂澤
盡爲良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爲
薛公豐兗渠曹以天下太平遂遣博士登太山
觀古迹撰封禪圖及儀上之帝謙讓不許轉郢
州刺史有惠政徵拜衛尉卿轉大理卿持法寬
平名爲稱職遷刑部尚書時左僕射高潁稍被
疎忌及王世積誅潁事與相連上因此欲成潁
罪曹明雪之正議其獄由是忤旨械繫之久而
得免檢校相州事甚有能名漢王諒作亂并州
遣其將綦良東略地攻逼慈州刺史上官政請
援於曹曹畏諒兵鋒不敢拒良又引兵攻曹曹
欲以計却之遣親人曹世範說良曰天下事未
可知曹爲人臣去就須得其所何遽相攻也良
乃釋去進圍黎陽及良爲史祥所攻棄軍歸曹
朝廷以曹懷貳心鎖詣大理相州吏人素懷其
恩詣闕理曹者百餘人曹竟坐除名配防嶺南

道卒子筠獻知名端弟裕字仁友少以孝悌聞於州里弱冠丞相參軍事時京兆韋叟志安放逸不干世務裕慕其恬靜數載酒肴候之談宴終日叟遂以從孫女妻之裕嘗謂親友曰大丈夫當聖明之運而無灼然文武之用爲世所知雖復栖遑徒爲勞苦耳至如韋居士退不丘壑進不市朝怡然守道榮辱弗及其樂也裕曾宿宴于叟之廬後庭有井裕夜出戶若有人欲牽其手裕便却行遂落井同坐共出之因勸裕酒曰向慮卿不測憂幸得無他宜盡此爵裕曰墜井蓋小小耳方當逾於此也人問其故裕曰近夢恐有兩楹之憂尋卒文章之士誄之者數人周文傷惜之追贈洛州刺史

曾從祖弟濬字道曠父琰周渭南太守濬少孤養母以孝聞幼好學有志行周天和中襲爵虞成侯位新豐令隋開皇

中尚書虞部考功侍郎

郎帝聞濬事母孝以其母老賜輿服几杖四時珍味當世榮之後其母疾病濬貌甚憂瘁親故弗之識暨丁母艱詔鴻臚監護喪事歸葬夏陽隋隆冬極寒濬衰絰徒跣冒犯霜雪自京及鄉

五百餘里足凍墮指創血流離朝野爲之傷痛
州里贈助一無所受尋起令視事上見其毀瘠
過甚爲之改容顧羣臣曰吾見薛濬哀毀不覺
悲感傷懷嗟異久之濬竟不勝喪病且卒其弟謨
時爲晉王府兵曹參軍事在揚州濬遺書於謨
曰吾以不造幼丁艱酷窮游約處屢絕簞瓢晚
生早孤不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獲稟母
氏聖善之規負笈裹糧不憚艱遠從師就業欲
罷不能砥行礪心困而彌篤服膺教義爰至長
成自釋耒登朝于茲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
而祿喜逮親庶保期頤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
感禍酷荐臻兄弟俱被奪情苦廬靡申哀訴是
用叩心泣血實氣摧魂者也既而創鉅豐深不
勝荼毒啓手啓足幸及全歸使夫死而有知得
從先人於地下矣豈非至願哉但念爾伶俜孤
官遠在邊服顧此悵悵如何可言適已有書異
得與汝面訣忍死待汝已歷一旬汝既未來便
成今古緬然永別爲恨何言勉之哉勉之哉書
成而絕有司以聞文帝爲之屑涕降使齋冊書
弔祭濬性清儉死日家無遺財濬初爲兒時與

宗中兒戲澗濱見一黃虵有角及足召羣童共
視了無見者以為不祥歸大憂梓母問之以實
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母以告之僧曰此兒之
吉應且此兒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
而出忽然不見後終於四十二六七之言驗子矣
乾福武安郡司倉書佐

洪隆弟湖字破胡少有節操篤志於學專精講
習不干時務與物無競好以德義服人或有兄
弟忿閭隣里爭訟者恐湖聞之皆內自改悔鄉
間化其風教咸以敬讓為先三召州都再辟主

簿州將傾心致禮竝不獲已而應之為本州中
從事別駕除河東太守兄弟竝為本郡當世榮
之復受詔為仇池都將後罷郡終於家有八子
長子聰知名

聰字延智方正有理識善自標致不妄游處雖
在閤室終日矜莊見者莫不慄然加敬博覽墳
籍精力過人至於前言往行多所究悉詞辯占
對尤其是所長遭父憂廬於墓側哭泣之聲酸感
行路友于篤睦而家教甚嚴諸弟雖昏官怕不
免杖罰對之肅如也未弱冠州辟主簿太和十

五年釋褐著作佐郎于時孝文留心氏族正定官品士大夫解巾優者不過奉朝請聰起家便佐著作時論美之後遷書侍御史凡所彈劾不避強禦孝文或欲寬貸者聰輒爭之帝每云朕見薛聰不能不憚何況諸人也自是貴戚斂手累遷直閣將軍兼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直閣如故聰深為孝文所知外以德器遇之內以心膂為寄親衛禁兵委聰管領故終太和之世相帶直閣將軍羣臣罷朝之後聰恒陪侍帷幄言兼晝夜時政得失預以謀謨動輒匡諫事多聽

此引信云四

十一

允而重厚沈密外莫窺其際帝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帝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榮也又除羽林監帝曾與朝臣論海內姓地人物戲謂聰曰世人謂卿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聰對曰臣遠祖廣德世仕漢朝時人呼為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人呼為蜀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笑曰卿幸可自明黜何乃遂復苦朕聰因投戟而出帝曰薛監醉耳其見知如此二十三年從駕南征兼御史中尉及宣武即位除都督齊州刺史

政存簡靜卒於州吏人追思留其所坐榻以存
遺愛贈征虜將軍華州刺史謚曰簡懿侯魏前
二年重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延州刺史子
孝通最知名

孝通字士達博學有雋才蕭寶夤征關中引參
驃騎大將軍府事禮遇甚隆及寶夤將有異志
孝通悟其萌託以拜歸求歸乃見許同寮咸怪
止之但笑而不荅遽還鄉里寶夤後果逆命北
海王元顥入洛宗人薛永宗脩義等又聚徒作
亂欲以應之孝通與所親計曰北海乘虛遠入

北齊書二十一

吳兵不能久任事必無成今若與永宗等同舉
滅族道也乃率其近親與河東太守元襲嬰城
固守及寶夤平定元顥退走預其事者咸罹禍
唯同孝通者皆免事寧入洛除負外散騎侍郎
余朱天光鎮關右表爲關西大行臺郎中深見
任遇關中平定預有其力以功賜爵汾陰侯莊
帝旣幽崩元暉地又踈遠更議主社稷孝通以
廣陵王恭高祖猶子在茂親夙有令望不言
多載理必陽瘖奉以爲主天人允叶世隆等竝
以爲疑孝通密贊天光察之廣陵王曰天何言

哉於是定冊卽節閔帝也以首創大議拜銀青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封藍田縣子孝通求以官贈亡兄景懋又言已有侯爵請轉授兄息子舒節閔覽啓傷感以侯爵旣重不容轉授乃下詔褒美特贈景懋撫軍北雍州刺史孝通尋遷中書郎深爲節閔所知重晉泰二年正月乙酉中書舍人元翹獻酒肴帝因與元翹及孝通等宴兼奏絃管命翹吹笛帝亦親以和之因使元翹等朝以酒爲韻孝通曰旣逢堯舜君願上萬年壽帝曰平生好玄默慙爲萬國首帝曰卿所謂壽豈容徒然便命酌酒賜孝通仍命更嘲不得中絕孝通卽豎忠爲韻帝曰卿不忘忠臣之心翹曰聖王臨萬機身世永無窮孝通曰豈唯被草木方亦及昆蟲翹曰朝賢旣濟濟野苗又芄芃帝曰君臣體魚水書軌一華戎孝通曰微臣信慶渥何以荅華嵩于時孝通內典機密外參朝政軍國動靜預以謀謨加以汲引人物知名之士多見推薦外兄裴伯茂性俊多所輕忽唯欽賞孝通每有著述共參同異孝通以裴宏放過甚每謂之曰兄以阮籍嵇康何如

管仲樂毅蓋自許經綸抑裴傲也裴笑而不荅
宏放自若屬齊神武起兵河朔攻陷相州刺史
劉誕尔朱天光自關中討之孝通以關中險固
秦漢舊都須預謀鎮遏以爲後計縱河北失利
猶足據之節閔深以爲然問誰可任者孝通與
賀拔岳同事天光又與周文帝有舊二人竝先
在關右因竝推薦之乃超授岳岐華秦雍諸軍
事關西大行臺雍州牧周文帝爲左丞孝通爲
右丞齎詔書馳驛入關授岳等同鎮長安岳深
相器重待以師友之禮與周文帝結爲兄弟情
寄特隆後天光敗於韓陵節閔遂不得入關爲
齊神武幽廢孝武帝即位後神武方得志徵賀
拔岳爲冀州刺史岳懼欲單馬入朝孝通乃謂
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尔朱百萬之衆其鋒
誠亦難敵然公兩兄太師領軍宿在其上侯深
樊子鵠賈知斛斯椿大野胡也杖吒呂延慶之
徒於尔朱之世皆其夷等韓陵之役此輩前後
降附皆由事勢危逼非其本心在於高王曹操
之孔融馬懿之葛誕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除
之又失人望留之腹心之疾雖令孫騰在闕下

婁昭處鈞陳必不能如建安之時明矣以今觀之隙難未已吐萬仁雖復退逸猶在并州高王之計先須平殄今方綏撫羣雄安置內外何能去其巢穴與公事關中地也且六郡良家之子三輔禮義之人踰幽并之驍騎勝汝潁之奇士皆係仰於公效其智力據華山以爲城雉因黃河而爲池塹退守不失封泥進兵同於建水乃欲束手受制於人不亦鄙乎言未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遜辭爲啓而不就徵太昌元年孝通因使入朝仍被留京師重除中書侍郎

永熙三年三月出爲常山太守仍以經節閔任遇故也及孝武西遷或稱孝通與周文友密及樹直賀拔岳鎮關中之計遂見拘執將赴晉陽及引見咸爲之憂孝通神氣從容辭理切正齊神武更相欽歎即日原免然猶致疑忌不加位秩但引爲坐客時訪文典大事而已齊神武讓劔履上殿表猶使爲文曾與諸人同詣晉祠皆屈膝盡禮孝通獨捧手不拜顧而言曰此乃諸侯之國去吾何遠恭而非禮將爲神笑拜者慙焉興和二年卒於鄴魏前二年周文帝追軫舊

好奏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齊神武
武平初又贈鄭州刺史文集八十卷行於時子
道衡

道衡字玄卿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歲講左
傳見子產相鄭之功作國僑贊頗有詞致見者
竒之其後才名益著齊司州牧彭城王浟引爲
兵曹從事尚書左僕射楊愔見而嗟賞授奉朝
請吏部尚書隴西辛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亡
矣河東裴讞目之曰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
罕遇其人今復遇薛君矣武成即位兼散騎常

北列傳二十一

十七

侍接對周陳二使武平初詔與諸儒脩定五禮
除尚書左外兵郎陳使傅綽聘齊以道衡兼主
客郎接對之綽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
美魏收曰傅綽所謂以蚓投魚耳待詔文林館
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復以本
官直中書省尋拜中書侍郎仍參太子侍讀齊
後主之世漸見親用與侍中斛律孝卿參預政
事道衡具陳備周之策孝卿不能用及齊亡周
武帝引爲御史二命士後歸鄉里自州主簿入
爲司祿上士隋文作相從元帥梁眷擊王謙攝

陵州刺史大定中授儀同守邛州刺史文帝受
禪坐事除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召典軍書還
除內史舍人其年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道衡
因奏曰陛下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容區區之
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蕃帝曰
朕且含養致之度外勿以言辭相折江東雅好
篇什陳主尤愛彫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
吟誦焉及八年代陳拜淮南道行臺尚書吏部
郎兼掌文翰王師臨江高頊夜坐幕中謂曰今
段定克江東以不君試言之道衡荅曰凡論大

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州本是
王者封域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
國合今數將滿矣以運數而言其必剋一也有
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興滅皆由此道主上躬
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字彫牆酣酒荒色其
必剋二也為國之體在於任寄彼之公卿備員
而已技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唯
事詩酒本非經略之才蕭摩訶在蠻奴是其大
將一夫之用耳其必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
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極滄

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其必剋四也席卷之勢其在不疑頗忻然曰君言成敗理甚分明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耳還除吏部侍郎後坐抽擢人物有言其黨蘇威任人有意故除名配防嶺表晉王廣時在揚州陰令人諷道衡遣從揚州路將奏留之道衡不樂王府用漢王諒之計遂出江陵道而去尋詔徵還直內史省晉王由是銜之然愛其才猶頗見禮後數歲授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踴壁而卧聞戶外有人便

怒其沈思如此帝每曰道衡作文書稱我意然誠之以迂誕後帝謂楊素牛弘曰道衡老矣驅使勤勞宜使朱門陳戟於是進上開府賜物百段道衡辭以無功帝曰爾久勞階陞國家大事皆爾宣行豈非爾功也道衡久當樞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爭與交好高頴楊素雅相推重聲名籍甚無競一時仁壽中楊素專掌朝政道衡既與素善上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出檢校襄州總管道衡一旦見出不勝悲戀言之哽咽帝愴然改容曰爾光陰晚暮侍奉誠勞朕欲令爾

將攝今爾之去朕如斷一臂於是資物三百段
九環金帶并時服一襲馬十匹慰勉遣之在任
清簡史人懷其惠煬帝嗣位轉潘州刺史歲餘
上表求致仕帝謂內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將
至當以秘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
頌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
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道衡
不悟司隸刺史房彥謙素與相善知必及禍勸
之杜絕賓客卑辭下氣而道衡不能用會議新
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頴不死令

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頴乎付執法者
推之道衡自以非大過促憲司早解奏曰冀帝
赦之敕家人具饌以備客來候者及奏帝令自
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訣憲司重奏縊而殺之
妻子徙且末時年七十天下冤之有集七十卷
行於世有子五人收最知名出後族父孺孺清
貞孤介不交流俗涉歷經史有才思雖不為大
文所有詩詠太致清遠開皇中為侍御史揚州
總管司功參軍每以方直自處府寮多不便之
卒於襄城郡掾所涖官皆有能名道衡偏相友

愛收初生即與孺爲後養於孺宅至於成長殆
不識本生太常丞胡仲操曾在朝堂就孺借刀
子割爪甲孺以仲操非雅士竟不與之其不肯
妄交清介獨行皆此類也道衡兄溫字尼卿沈
敏有器局博覽墳典尤善隸書仕周爲上黃郡
守周平齊徙燕郡太守以簡惠稱宣政元年賜
爵齊安縣子卒於郡子邁嗣邁字弘仁性寡言
長於詞辯開皇初襲爵齊安子改封鐘山歷位
太子舍人大業中爲刑部選部二侍郎道衡從
父弟道實位禮部侍郎離石郡太守知名於世

從子德音有雋才起家游騎尉佐魏澹脩魏史
史成遷著作佐郎及越王侗稱制東都王世充
之僭號軍書羽檄皆出其手世充平以罪誅其
文筆多行於世聰弟和南青州刺史和子善

善字仲良少爲司空府參軍再遷監池都將孝
武西遷魏改河東爲秦州以善爲別駕善家素
富僮僕數百人兄元信仗氣豪侈每食方丈坐
客怕蒲絃歌不絕而善獨恭已率素愛樂閑靜
大統二年齊神武敗於沙苑留善族兄崇禮守
河東周文帝遣李弼圍之崇禮固守不下善密

說崇禮猶持疑不決會善從弟馥妹夫高子信
爲防城都督守城南面遣馥來詣善云意欲應
接西軍但恐力所不制善即令弟濟將門生數
十人與信馥等斬關引弼軍入時預謀者竝賞
五等爵善以背逆歸順臣子常情豈容闔門大
小俱叨封邑遂與弟慎竝固辭不受周文嘉之
以善爲汾陰令善幹用強明一郡稱最大守王
罷美之令善兼督六縣事尋爲行臺郎中時欲
廣置屯田以供軍費乃除司農少卿領同州夏
陽縣二十屯監又於夏陽諸山置鐵冶復令善

爲監每月役八千人營造軍器善自督課兼加
慰撫甲兵精利而皆忘其苦焉遷大丞相府從
事中心郎追論屯田功賜爵龍門縣子遷黃門侍
郎除河東郡守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工部中大夫進爵博平
縣公再遷戶部中大夫時晉公護執政儀同齊
軌語善云兵馬萬機須歸天子何因猶在權門
善白之護乃殺軌以善忠於已引爲中外府司
馬遷司會中大夫副總六府事加授京兆尹仍
行司會出爲隆州刺史兼益州總管府長史徵

拜武威少府卒贈三州刺史帝以善告是齊執事
謚曰繆公子褒嗣官至高陽郡守

善弟慎字伯讓好學能屬文善草書與同郡裴
叔逸裴諏之柳蚪范陽盧柔隴西李際竝友善
起家丞相府墨曹參軍周文於行臺省置學取
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悉令且理公務
晚就講習先六經後子史又於諸生中簡德行
淳懿者侍讀書慎與李際及隴西李伯良辛韶
武功蘇衡譙郡夏侯裕安定梁曠梁禮河南長
孫璋河東裴舉薛同榮陽鄭朝等十二人竝應

此傳中

廿三

其選又以慎為學師以知諸生課業周文雅好
談論并簡名僧深識玄宗者一百人於第內講
說又命慎等十二人兼學佛義使內外俱通由
是四方竟為大乘學在學數年復以慎為宜都
公侍讀累遷禮部郎中六官建拜膳部下大夫
慎兄善又任工部竝居清顯時人榮之周孝閔
帝踐祚除御正下大夫封淮南縣子歷師氏御
伯中大夫保定初出為湖州刺史界既蕪蠻夷
恟以劫掠為務慎乃集諸豪帥具宣朝旨仍令
首領每月一參或須言事者不限時節慎每見

必殷勤勸誡及賜酒食一年之間翕然從化諸蠻乃相謂曰今日始知刺史真人父母也莫不欣悅自是襁負而至者千餘戶蠻俗昏娶之後父母雖在即與別居慎謂守令曰牧守令長是化人者也豈有其子娶妻便與父母離析非唯萌俗之失亦是牧守之罪慎乃親自誘導示以孝慈并遣守令各喻所部有數戶蠻別居數年遂還侍養及行得果膳歸奉父母慎以其從善之速具以狀聞有詔蠲其賦役於是風化大行有同華俗尋為蕃部中大夫以疾去職卒於家

北傳世口

廿四

有文集頗為世所傳

薛寘傳

薛寘河東汾陰人也祖遵顏魏河東郡守安邑侯父又清河廣平二郡守寘幼覽篇籍好屬文起家奉朝請從魏孝武西遷封郟陽縣子廢帝元年領著作佐郎脩國史尋拜中書侍郎脩起居注遷中書令燕公于謹征江陵以寘為司錄軍中謀略寘竝參之江陵平進爵為伯朝廷方改物創制欲行周禮乃令寘與小宗伯盧辯斟酌古今共詳定之六官建授內史下大夫周孝

閔帝踐祚進爵為侯轉御正中大夫時前中書
監盧柔學業優深文藻華瞻而寘之方駕故世
號曰盧薛焉久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出為浙州刺史卒於位吏人哀惜之贈虞
州刺史謚曰理所著文筆二十餘卷行於世又
撰西京記三卷引據該洽世稱其博聞焉寘性
至孝雖年齒已衰職務繁廣至於溫清之禮朝
夕無違當時以此稱之子明嗣大象末儀同大
將軍清水郡守

薛澄傳

北列廿四

廿五

薛澄字景猷河東汾陰人也曾祖弘敞逢赫連
之亂率宗人避地襄陽澄早喪父家貧躬耕以
養祖母有暇則覽文籍踈宕不拘時人未之奇
也江表取人多以世族澄世無貴仕解褐不過
侍郎既羈旅不被擢用常歎曰豈能五十年戴
憤死一校尉低頭傾首俯仰而向人也常鬱鬱
不得志每在人間輒陵架勝達負才使氣未嘗
趨世祿之門左中郎將京兆韋潛度謂曰君門
地非下身材不劣何不襲裾數參吏部澄曰世
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寮古人以為歎息竊所未

能也潛度告人曰此年少實慷慨但不遭時耳
孝昌中杖策還洛陽先是愷從祖真度與族祖
安都擁徐充歸魏其子懷雋見愷甚相親善屬
介朱榮廢立愷遂還河東止懷雋家不交人物
終日讀書手自抄略將二百卷唯郡守元襲時
相要屈與之抗禮懷雋每謂曰汝還鄉里不營
產業不肯取妻豈復欲南乎愷亦不介意普泰
中拜給事中加伏波將軍及齊神武起兵愷乃
東游陳梁間謂族人孝通曰高歡阻兵陵上喪
亂方始關中形勝之地必有霸王據之乃與孝
通俱游長安俟莫陳悅聞之召為行臺郎除鎮
遠將軍步兵校尉及悅害賀拔岳軍人咸相慶
慰愷獨謂司傳長高曰悅才略本寡輒害良將
敗亡之事其則不遠吾屬今即為人所虜何慶
之有乎長高以愷言為然並有憂色尋而周文
平悅引愷為記室參軍武帝西遷授征虜將軍
中散大夫封夏陽縣男文帝即位拜中書侍郎
加安東將軍進爵為子大統四年宣光清徽殿
初成愷為之頌文帝又造二敬器一為二仙人
共持一鉢同處一盤鉢蓋有山山有香氣一仙

人又持金鉞以臨器上傾水灌山而注乎哭壘
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歌器一爲二荷同處一
盤相去盈尺中有蓮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則出
於蓮而盈乎器爲鳧鴈蟾以飾之謂之水芝歌
器二盤各處一牀鉢圓而狀方中有人三才之
象也皆置清徽殿前形似觥而方蒲而平溢則
傾澄各爲頌大統初儀制多闕周文令澄與盧
辯檀耆等參定之以流離世故不聽音樂雖幽
室獨處常有戚容後坐事死子舒嗣官至禮部
下大夫儀同大將軍聘陳使副

論曰薛辯有魏之初功業早樹門膺人爵無替
榮名端以謙直見知胄以公平自命濬之孝悌
素緒之所得也道衡雅道弈葉世擅文宗令望
收歸豈徒然哉而運逢季叔卒蹈誅戮痛乎仲
良任惟繁劇弘益流譽而陷齊諂護以要權寵
易名爲繆斯豈虛哉寘澄竝學稱該博文擅厥
龍或揮翰鳳池或著書麟閣咸居祿位各逞琳
琅擬彼徐陳慙後生之可畏論其任遇實當時
之良選也

韓茂

皮豹子

封敕



呂羅漢

孔伯恭

田益宗

孟表

奚康生

楊大眼

崔延伯

李叔仁

韓茂傳

韓茂字元興安定安武人也父耆字黃耆永興中自赫連屈丐來降位常山太守假安武侯仍居常山之九門卒贈涇州刺史謚曰成茂年十七膂力過人尤善騎射明元曾親征丁零翟猛茂為中軍執幢時大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於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帝異而問之謂左右曰記之尋徵詣行在所以為武貴郎將後從太武討赫連昌大破之以功賜爵蒲陰子遷侍鞏郎又從破統萬平平涼當茂所衝莫不應弦而殪拜內侍長進爵九門侯後從征蠕蠕頻戰大捷與樂平王丕等伐和龍茂為前鋒都將戰功居多遷司衛監錄前後功拜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安定公從破薛永宗蓋吳轉都官尚書從車駕南征拜徐州刺史還拜侍中尚書左僕射文

成踐阼拜尚書令加侍中征南大將軍茂沈毅篤實雖無文學每議論合理爲將善於撫衆勇冠當世爲朝廷所稱太安二年領太子少師卒贈涇州刺史安定王謚曰桓長子備字延德賜爵行唐侯歷太子庶子寧西將軍典遊獵曹加散騎常侍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卒贈雍州刺史謚曰簡備弟均字天德少善射有將略初爲中散賜爵范陽子遷金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兄備卒無子均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歷定青冀三州刺史甚有譽廣阿澤在定冀相三州界土曠人稀多有寇盜乃置鎮以靜之以均在冀州劫盜止息除大將軍廣阿鎮大將加都督三州諸軍事均清身率下禁斷姦邪於是趙郡屠各西山丁零聚黨山澤以劫害爲業者均皆誘慰追捕遠近震跼先是河外未賓人多去就故權立東青州爲招懷之本新附人咸受優復然舊人姦逃者多往投焉均表陳非便朝議罷之後均所統劫盜頗起獻文詔書讓之又以五州人戶殷多編籍不實詔均檢括出十餘萬戶復授定州刺史百姓安之卒謚康公

皮豹子傳

皮豹子漁陽人也少有武略太常中爲中散太武時爲散騎常侍賜爵新安侯又拜選部尚書後除開府儀同三司進爵淮陽公鎮長安坐盜官財徙於統萬貞君三年宋將裴方明等侵南秦王楊難當遂陷仇池太武徵豹子復其爵位尋拜使持節仇池鎮將督關中諸軍與建興公古弼等分命諸將十道竝進四年正月豹子進擊樂鄉大破之宋使其秦州刺史胡崇之鎮仇池至漢中聞官軍已西懼不敢進豹子與司馬

北二一五

楚之至濁水擊禽崇之盡虜其衆仇池平未幾諸氏復推楊文德爲主以圍仇池古弼討平之時豹子次下辯聞圍解欲還弼使謂豹子曰賊恥其負敗必求報復不如陳兵以待之豹子以爲然尋除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仇池鎮將持節公如故宋復遣楊文德姜道盛寇濁水別遣將青陽顯伯守斧山以拒豹子濁水城兵射殺道盛豹子至斧山斬顯伯悉俘其衆初南秦王楊難當歸命詔送楊氏子弟詣京師文德以行賂得留出奔漢

中宋以文德爲武都王守葭蘆城招誘氐羌於是武都陰平五部氐人叛應文德詔豹子討之文德阻兵固險以拒豹子文德將楊高來降文德棄城南走收其妻子寮屬及故武都王保宗妻公主送京師宋白水太守郭啓玄率衆救文德豹子大破之啓玄文德走還漢中興安二年宋遣蕭道成等入漢中別令楊文德楊頭等率氐羌圍武都豹子分兵救之聞宋人增兵益將表狀求助詔高平鎮將苟莫于率突騎二千以赴之道成等乃退徵豹子爲尚書出爲內都大官宋遣其將殷孝祖脩兩當城於清東以逼南境天水公封敕文擊之不尅詔豹子與給事中周立等助擊之宋瑕丘鎮遣步卒五千助成兩當豹子大破之追至城下其免者千餘人而已旣而班師先是河西諸胡亡匿避命豹子討之不捷而還又坐免官尋以前後戰功復擢爲內都大官卒文成追惜之贈淮陽王謚曰襄子道明襲道明第八弟懷喜文成以其名臣子擢爲侍御中散遷侍御長孝文初吐谷渾拾貲部落飢窘侵掠澆河詔假平西將軍廣川公與上黨

王長孫觀討拾貲又以其父豹子昔鎮仇池有
威信拜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
軍事本將軍開府仇池鎮將假公如故懷喜至
申布恩惠夷人大悅酋帥率戶歸附置廣業固
道二郡以居之徵爲南部尚書賜爵南康侯太
和元年宋葭蘆戍主楊文度遣弟鼠據仇池詔
懷喜討鼠鼠棄城南走進次濁水遂軍於覆津
文度將強大黑固守津道懷喜部分將士擊大
黑走之追奔攻拔葭蘆城斬文度傳首京師詔
慰勉之又詔於駱谷築城懷喜表求待來年築
城詔責之曰若不時築築而不成成而不固以
軍法繩之南天水人柳旃據險不順懷喜討滅
之後爲豫州刺史詔讓其在州寬怠以飲酒廢
事威不禁下遣使就州決以杖罰卒謚曰恭公
子承宗襲

封敕文傳

封敕文代人也本姓是賁祖亘位開府翼青二
州刺史閔內侯父涅侍御長贈定州刺史章武
侯謚曰隱敕文始光初爲中散稍遷西部尚書
出爲使持節開府領護西夷校尉秦益二州刺

史賜爵天水公鎮上邽詔敕文征吐谷渾慕利延兄子拾歸於枹罕衆少不制詔廣川公乙烏頭等二軍與敕文會隴右軍次武始拾歸夜遁敕文引軍入枹罕虜拾歸妻子及其人戶分徙千家於上封留烏頭守枹罕金城邊固天水梁會謀反據上封東城南城攻逼西城敕文先已設備賊乃退固會復攻城氐羌一萬屯南嶺休官屠各及雜戶二萬餘人屯北嶺爲固等形援敕文設奇兵大破之斬固衆復推梁會爲主安豐公問根率軍助敕文敕文又表求助未及報

梁會欲謀逃遁先是敕文掘重塹於東城之外幾斷賊走路夜半會乃飛梯騰塹而走敕文先嚴兵於塹外拒闔從夜至旦敕文謀於衆曰困獸猶鬪而況於人乃以白武幡宣告賊衆若能歸降原其生命應時降者六百餘人會知人心沮壞於是分道敕文縱騎騰躡死者太半略陽王元達因梁會之亂聚黨攻城招引休官屠各之衆推天水休官王官興爲秦地王敕文與臨淮公莫真討破之天安元年卒長子萬護讓爵於弟翰于時讓者唯萬護及元氏侯趙辟惡子

元伯讓其弟次與朝廷義而許之

呂羅漢傳

呂羅漢本東平壽張人也其先石勒時徙居幽州祖顯字子明少好學性廉直鄉人有忿爭者皆就質焉慕容垂以爲河間太守皇始初以郡降道武賜爵魏昌男拜鉅鹿太守清身奉公妻子不免飢寒百姓頌之曰時惟府君克清克明緝我荒土人胥樂生願壽無疆以享長齡卒官父溫字晞陽善書好施有文武才略位上黨太守有能名卒贈豫州刺史野王侯謚曰敬羅漢

北二十五

仁厚篤慎弱冠以武幹知名父溫之爲秦州司馬羅漢隨侍隴右氏楊難當寇上邽鎮將元意頭知羅漢善射共登西城樓令射難當隊將及兵二十三人應弦而殪賊衆轉盛羅漢曰今不出戰示敵以弱意頭善之即簡千餘人令羅漢出戰衆皆披靡難當大驚會太武賜難當璽書責其跋扈難當還仇並意頭具以狀聞徵爲羽林郎上邽休官呂豐辱各王飛鹿等據嶮爲逆詔羅漢討禽之後從征縣瓠以功遷羽林中郎幢將賜爵烏程子及南安王余立羅漢猶典宿

衛文成之立羅漢有力焉加龍驤將軍仍幢將
進爵野王侯拜司衛監遷散騎常侍殿中尚書
進爵山陽公後為鎮西將軍秦益二州刺史時
仇池氏羌反逼駱谷鎮將吳保元走登百頃請
援於羅漢羅漢帥步騎隨長孫觀掩擊氏羌大
破之賊衆退散詔書慰勉之涇州人張羌郎聚
衆千人州軍討之不能制羅漢擊禽之仇池氏
羌叛逆其賊帥蛩麻符忻等皆受宋官爵鐵券
略陽公伏阿奴為郡將與羅漢赴討所在破之
禽廉忻等秦益阻遠南連仇池西接赤水諸羌
恃險數為叛逆自西魏漢莅州撫以威惠西戎懷
德土境恬然孝文下詔褒美之徵拜內都大官
聽察多得其情卒官謚莊公長子興祖襲爵山
陽公後例降為侯

孔伯恭傳

孔伯恭魏郡鄴人也父昭位侍中幽州刺史魯
郡公卒謚曰康伯恭以父任拜給事中後賜爵
濟陽男進彭城公獻文初宋徐州刺史薛安都
以彭城內附宋遣將張永沈攸之等擊安都安
都請援獻文進伯恭號鎮東將軍副尚書尉元

救之永與攸之棄船而走伯恭以書喻下邳宿
豫城內時攸之吳喜公等率衆來援下邳屯軍
焦墟曲去下邳五十餘里伯恭密造火車攻其
營水陸俱進攸之等既聞將戰引軍退保樊階
城宋寧朔將軍陳顯達領衆溯清而上以迎攸
之屯于睢清合口伯恭率衆度水大破顯達攸
之聞顯達軍敗順流退下伯恭從清西與攸之
合戰大破之吳喜公輕騎遁走乘勝追奔八十
餘里軍資器械虜獲萬計進攻宿豫宋戍將魯
僧遵棄城夜遁又遣將孔大恒等南討淮陽宋
太守崔武仲焚城南走遂據淮陽皇興二年以
伯恭爲散騎常侍彭城鎮將都督徐南北兗州
諸軍事假東海公卒贈鎮東大將軍東海王謚
曰拓伯恭弟伯遜襲父爵魯郡公位東萊鎮將
東徐州刺史坐事免官卒于家

田益宗傳

田益宗光城蠻也身長八尺雄果有將略貌狀
舉止有異常蠻出爲四山蠻帥受制於齊太和
十七年遣使張超奉表歸魏十九年拜眞外散
騎常侍都督南司州刺史光城縣伯食蠻邑一

千戶所統守宰任其銓置後以益宗既度淮北不可仍爲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州以益宗爲刺史尋改封安昌縣伯景明初梁師寇三關益宗遣光城太守梅興之進至陰山關南據長風城逆擊大破之二十二年梁建寧太守黃天賜築城赤亭復遣其將黃公賞屯於淙城與長風相持益宗命安蠻太守梅景秀與興之掎角擊討破之獲其二城上表陳攻取之術宣武納之遣鎮南將軍元英攻義陽益宗遣其息魯生斷梁人糧運破梁戍主趙文興倉米運舟焚燒

北列二十五

十一

蕩盡時樂口已南郢豫二州諸縣皆沒於梁唯有義陽而已梁招益宗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戶郡公當時安危在益宗去就而益宗守節不移郢豫克平益宗年稍衰老聚斂無厭兵人患其侵擾諸子及孫競規賄貨部內苦之咸言欲叛宣武深亦慮焉乃遣中書舍人劉桃符宣旨慰喻庶以安之桃符還啓益宗侵掠之狀詔之曰聞卿息魯生在淮南貪暴橫殺梅伏生爲爾不已損卿誠効可令魯生與使赴闕當加任使魯生久未至延昌中詔以益宗爲

使持節鎮東將軍濟州刺史常侍如故帝慮其不受代遣後將軍李世哲與桃符率眾襲之奄入廣陵益宗子曾生魯賢等奔於關南招引梁兵光城已南皆為梁所保世哲擊破之復置郡戍以益宗還授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曲陽縣伯益宗生長邊地不願內榮雖位秩崇重猶以為恨表陳桃符讒毀之狀詔曰既經大宥不容方更為獄熙平初益宗又表乞東豫以招二子靈太后令荅不許卒贈征東大將軍郢州刺史謚曰莊少子繁襲位中散大夫卒贈東豫州刺史益宗長子隨興位弋陽東汝南二郡太守益宗兄興祖位江州刺史

孟表傳

孟表字武達濟北蛇丘人也自云本屬北地號索里諸孟青徐內屬後表因事南度仕齊為馬頭太守太和十八年表據郡歸魏除南兗州刺史領馬頭太守賜爵譙縣侯鎮渦陽後齊遣其豫州刺史裴叔業攻圍六十餘日城中食盡唯以朽革及草木皮葉為糧表撫循將士戮力固守會鎮南將軍王肅救之叔業乃退初有一南

人自云姓邊字叔珍攜妻息從壽春投表未及
送闕會叔業圍城表後察叔珍言色頗有異即
推覈乃是叔業姑兒規爲內應所攜妻子竝亦
假妄於北門外斬之人情乃安孝文嘉其誠封
汶陽縣伯歷濟州刺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齊
州刺史卒贈兗州刺史謚曰恭

奚康生傳

奚康生河南陽翟人也本姓達奚其先居代世
爲部落大人祖真柔玄鎮將內外三都大官賜
爵長進侯卒贈幽州刺史謚曰簡康生少驍武

北列二十五

十一

彎弓十石大異常箭爲當時所服太和初蠕蠕
頻寇康生爲前驅軍主壯氣有聞由是爲宗子
隊主從駕征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度齊將據
渚斷津路孝文募破中渚賊者以爲直閣將軍
康生應募縛棧積柴因風放火燒其船艦依煙
直過飛刀亂斫投河溺死者甚衆乃假康生直
閣將軍後以勲除太子三校西臺直後吐京胡
反自號辛支王康生爲軍主從章武王彬討之
分爲五軍四軍俱敗康生軍獨全率精騎一千
追胡至車突谷詐爲墜馬胡皆謂死爭欲取之

康生騰騎奮矛殺傷數十人射殺辛支齊置義陽招誘邊人康生復爲統軍從王肅討之齊將張伏護自昇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生射之望樓射牕扉開即入應箭而斃彼人見箭皆以爲狂弩齊將裴叔業率衆圍渦陽欲解義陽之急詔遣高聰元衍等援之竝敗退帝乃遣康生馳往一戰大破之及壽春來降遣康生領羽林千人給龍廐馬兩疋馳赴之破走其將柏和陳伯之以功除征虜將軍封安武縣男出爲南青州刺史後梁郁州遣軍主徐濟寇邊康生破禽之

北列傳二十一

時梁聞康生能引強弓故特作大弓兩張長八尺把中國尺有二寸箭麓殆如今之長笛送與康生康生便集文武用之平射猶有餘力觀者以爲絕倫弓即表送置之武庫後梁遣都督臨川王蕭宏勒甲十萬規寇徐州詔授康生武衛將軍一戰敗之還京召見宴會賞帛千匹賜驎騮御胡馬一匹出爲華州刺史頗有聲績轉涇州刺史以輒用官炭瓦爲御史所劾削除官爵尋復之梁直閣將軍徐玄明戍郁州殺其刺史張稷以城內附詔康生迎接賜細御銀纏槩一

張并棗柰果面敕曰果者果如朕心棗者早遂朕意未發間郁州刺史復叛及大舉征蜀假康生安西將軍邪趣綿竹至隴右宣武崩班師後除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季龍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爲季龍豹之崇徵拜光祿勳領右衛將軍與元義同謀廢靈太后遷河南尹仍右衛領左右與子難娶左衛將軍侯剛女即元義妹夫也又以其通姻深相委託三人多宿禁內或迭出入又以康生子難爲千牛備

北列傳二十五

身康生性羸武言氣高下又稍憚之見于顏色康生亦微懼不安正光二年二月明帝朝靈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儻次至康生乃爲力士儻及於折旋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噴目頷首爲殺縛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曰暮太后欲攜帝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朝訖嬪御在南何勞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問誰羣臣莫敢應靈太后自起援帝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萬歲於後近侍皆唱萬歲明帝引前入閣左右競相排閣不

得閉康生奪其子難千牛刀斫直後元思輔乃
得定明帝既上殿康生時有酒勢將出處分遂
為義所執鎖於門下至曉義不出令侍中黃門
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生
斬刑難處絞刑義與剛並在內矯詔決之康生
如奏難處死從流難哭拜辭父康生忻子免死
慷慨了不悲泣語其子云我不反死汝何為哭
也有司驅逼奔走赴市時已昏闇行刑人注刀
數下不死於地刻截咸言稟義意旨過至苦痛
嘗食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內亦就市絞
刑康生久為將及臨州多所殺戮而乃信向佛
道每捨居宅立寺塔九歷四州皆有建置死時
年五十四子難年十八以侯剛塔得停百日竟
徙安州後尚書盧同為行臺又令殺之康生於
南山立佛圖三層先死忽夢崩壞沙門有為解
云檀越當不吉利無人供養佛圖故崩耳康生
稱然竟及於禍靈太后反政贈都督冀瀛滄三
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冀州刺史謚曰武
貞又追封壽張縣侯子剛襲

楊大眼傳

楊大眼武都氏難當之孫也少驍捷跳走如飛然庶孽不爲宗親顧待不免飢寒太和中起家奉朝請時將南伐尚書李冲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冲不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無不驚嘆冲因曰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爲軍主大眼顧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統軍從車駕征宛葉穰鄧九江鍾離之間所經戰陣莫不勇冠六軍宣武初裴叔業以壽春內附大眼與奚康生等率衆先入以功封安成縣子除直閭將軍出爲東荊州刺史時蠻酋樊秀安等反詔大眼爲別將隸都督李崇討平之大眼功尤多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攻戰遊獵之際潘亦戎裝齊鑣竝驅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言笑自得大眼時指謂諸人曰此潘將軍也梁武遣其將張惠紹摠率衆車竊據宿豫又假大眼平東將軍爲別將與都督邢巒討破之遂與中山王英同圍鍾離大眼軍城東守淮橋東西道屬水

汎長大眼所縮統軍劉神符公孫祉兩軍夜中
爭橋奔退大眼不能禁相尋而走坐徙營州爲
兵求平中追其前勳起爲試守中山內史時高
鞏征蜀宣武慮梁人侵軼乃徵大眼爲太尉長
史持節假平南將軍東征別將隸都督元遙遏
禦淮肥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雄勇喜於更用
臺省門巷觀者如市後梁將康絢於浮山遏淮
規浸壽春明帝加大眼光祿大夫率諸軍鎮荆
山復其封邑後與蕭寶夤俱征淮堰不能克遂
於堰上流鑿渠決水而還加平東將軍大眼撫
循士卒呼爲兒子及見傷痍爲之流泣自爲將
帥怕身先兵士當其鋒者莫摧拉南賊所遣督
將皆懷畏懼時傳言淮泗荆沔之間童兒啼者
恐之云揚大眼至無不即止王肅弟康之初歸
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
及見乃不異於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
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
果以爲關張弗之過也然征堰之役喜怒無常
捶撻過度軍士頗憾焉識者以爲性移所致又
爲荊州刺史常縛藁爲人衣以青布而射之召

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政如此相殺也又北涓郡嘗有武害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於穰市自是荆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常作我形以射之又深山之武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爲寇盜在州二年卒大眼雖不學恒遣人讀書而坐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有三子長甌生次領軍次征南皆潘氏所生成咸有父風初大眼徙營州潘在洛陽頗有失行及爲中山大眼側生女夫趙延寶告之於大眼大眼怒幽潘而殺之後娶繼室元氏大眼之死也甌生等問印綬所在時元始懷孕自指其腹謂甌生等曰開國當我兒襲之汝等婢子勿有所望甌生等深以爲恨及大眼喪將還京出於城東七里營車而宿夜二更甌生等開大眼棺延寶怪而問焉征南射殺之元怖走入水征南又彎弓將射之甌生曰天下豈有害母之人乃止遂取大眼屍令人馬上抱之左右扶挾以叛荆人畏甌生驍武不敢苦追遂奔梁

崔延伯傳

崔延伯博陵人也祖壽於彭城陷入江南延伯

少以武壯聞仕齊爲緣淮遊軍帶濠口戍主太和中入魏常爲統帥膽氣絕人兼有謀略積勞稍進除征虜將軍荊州刺史賜爵定陵男荊州土險蠻左爲寇每有聚結延伯輒自討之莫不摧殄由是穰土帖然無敢爲患永平中轉幽州刺史梁遣左遊擊將軍趙祖悅率衆偷據硤石詔延伯爲別將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窋生挾淮爲營延伯遂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爲絙貫連相屬竝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大鹿盧出沒

任情不可燒斫旣斷祖悅走路又令舟舸不通由是梁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咸見俘虜於軍拜征南將軍光祿大夫延伯與楊大眼等至自淮陽靈太后幸西林園引見謂曰卿等志尚雄猛皆國之名將比平硤石公私慶快此乃卿等之功也但淮堰仍在宜湏預謀故引卿等親共量筭各出一圖以爲後計大眼對曰臣輒謂水陸二道一時俱下往無不尅延伯曰旣對聖顏荅旨宜實水南水北各有溝瀆陸地之計如何可前愚臣短見願聖心思水兵之勤若給復一

年專習水戰脫有不虞召便可用靈太后曰卿之所言深是宜要當敕如請二年除并州刺史在州貪汙聞之於遠近還爲金紫光祿大夫出爲鎮南將軍行岐州刺史假征西將軍賜驛騾馬一匹正光五年秋以往在揚州建淮橋之勲封當利縣男改封新豐子時莫折念生兄天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元志爲天生所禽賊衆甚盛進屯黑水詔延伯爲使持節征西將軍西道都督行臺蕭寶夤與延伯結壘馬嵬南北相去百餘步延伯曰今當仰爲明公參賊勇怯延伯選精兵數千下度黑水列陣而進以向賊營寶夤率騎於水東尋原西北以示後繼於時賊衆大盛水西一里營營連接延伯徑至賊壘揚威脅之徐而遂退賊以延伯衆少開營競追衆過十倍臨水逼蹙寶夤親觀之懼有虧損延伯不與其戰身自殿後抽衆東度轉運如神須臾濟盡徐乃自度賊徒奪氣相率還營寶夤大悅謂官屬曰崔公古之關張也今年何患不制賊延伯馳見寶夤曰此賊老奴敵公但坐看後日延伯勒衆而出寶夤爲後拒天生悉衆來戰延伯

身先士卒陷其前鋒於是驍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及於小隴秦賊勁強諸將所憚初議遣將咸云非延伯無以定之吳能克敵詔授左衛將軍餘如故於時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掠涇州先是盧祖遷伊窳生數將皆以元志前行之始同時發雍從六陌道將取高平志敗乃停涇部延伯既破秦賊乃與寶黃率衆會於安定甲率十二萬鐵馬八千匹軍威甚盛時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蹇來挑戰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負勝

遂唱議先驅伐木別造大排內爲鑠柱教習強兵負而趨走號爲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衆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緩師寶黃延伯謂其事實遂巡未關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陣賊勢摧挫便爾逐北徑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排城延伯軍大敗死傷者將有二萬寶黃歛軍退保涇州延伯脩繕器械購募驍勇復從涇

州西進去賊彭阮谷柵七里結營延伯恥前挫辱不報寶寅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間平其數柵賊皆逃迸見兵人采掠散亂不整還來衝突遂大奔敗延伯中流矢爲賊所害士卒死者萬餘人延伯善將撫能得衆心與康生大眼爲諸將之冠延伯末路功名尤重時大寇未平而延伯死朝野歎懼焉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謚曰武烈

李叔仁傳

李叔仁隴西人也驍健有武力前後數從征討

北傳二十一

二十二

以功賜爵獲城鄉男梁豫州刺史王超宗內侵叔仁時爲兼統軍隸揚州刺史薛真度真度遣叔仁討超宗大破之以功累遷洛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後以軍功封陳郡公又徐光祿大夫朔州刺史齊州廣州人劉執清河太守邵懷聚衆反自署大行臺詔叔仁爲都督討平之除鎮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刑杲反於青州叔仁爲大都督出討於淮失利而還永安三年坐事除名尋復官爵節閔帝初加散騎常侍開府後除涼州刺史遣使密通款

於東魏事覺見殺叔仁所用之槩長大異於常槩時人壯之

論曰韓茂皮豹子封敕文呂羅漢孔伯恭之爲將也皆以沈勇篤實仁厚撫衆功成事立不徒然矣與夫苟要一戰之利僥倖暫勝之名豈同年而語也田益宗蠻夷荒帥翻然効款終於懷金曳紫不其美歟孟表之致名位不徒然也夫人主聞鞞鼓之響則思將帥之臣何則夷難平暴折衝禦侮爲國之所繫也奚康生等俱以熊武之姿奮征伐之氣亦一時之驍猛壯士之名

北史

二十三

五

列傳第二十五

北史二十七

